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下冊

卷之四

四

是書足爲教授物理者講解之一助可謂最完全之善本也!!

侯官陳學鄧編纂

實驗物理學講義

定價 三冊 各一元三角

編者陳君前留學東瀛

研究物理有年

翻閱諸參考書覺諸名家輯著大抵得此失彼各有短長斷不可專據一書乃採各

物理

書之

精腴

加以頻年所領悟著爲是書凡

定律公式極難解處輔以數理

證以實驗

中國公學物理科教授講解之餘益

增經驗適初版告罄爰大加修訂

發揮已有之長闡明未殫之妙

適爲參考之用

陳君近以疊任

務使讀者洞澈無遺第一冊增圖數十幅

書面改用布皮金字

裝訂精良

第二冊

梓所亦已付

增

補之

材料

尤豐富

頓改舊觀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又爲中學校師範學校學生諸君最宜之參考書也!!

宋論卷九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起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源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澤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克豫之汜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躡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

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問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其習嬉淫。志茶氣枵。抱頭畏影。而斬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胥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固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遂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

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真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泊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真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真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爲嘒嘒然競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旣滅。女真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真。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真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

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成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眞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尙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眞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

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彊者囂。縱使汜瀾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族抗百萬之衆而不懾。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正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戕。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己。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詘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甯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

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旣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必取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惟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華。偷朝茵螻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尙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尙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主。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闇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讐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惟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溫公律己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

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慷慨之容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咨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祔而無媿。而士民冢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溫公固未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扈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伸。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爭。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草表。而以箕穎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鄧暉上書王莽。陳讖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

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王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官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嚮背。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爲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幹。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惟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仲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惟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嚙嚙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伸之世。操伸之志。以爲伸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繫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矣。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懟。其異

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真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宋論卷九終

宋論卷十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真。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蠡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慄悍質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真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彊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之力。

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尙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眞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撓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卽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

匡復之盛望。以讐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鳥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眞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眞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蕙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

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遠。則相胥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
懾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
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
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眞則勢統於一。惟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
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
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
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
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
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
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子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
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
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
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
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
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
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